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
日月无情，转千世屠梟雄！

诛仙

第一部

萧鼎◎著

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萧
鼎
著

诛仙

第一部
②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诛仙. 第2部. 2 / 萧鼎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 6

ISBN 978-7-5502-0721-9

I. ①诛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9759号

诛仙. 第2部. 2

作 者: 萧 鼎

责任编辑: 喻 静

策划总监: 李耀辉

产品经理: 吴志硕

特约编辑: 李 鑫
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
封面绘图: 付晓晨

封面设计: 宋晓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59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6.5印张

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721-9

定价: 2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- 第二十七章 灵儿 / 001
- 第二十八章 奇才 / 009
- 第二十九章 起步 / 018
- 第三十章 灵丹 / 026
- 第三十一章 河阳 / 034
- 第三十二章 冲突 / 042
- 第三十三章 枯井 / 051
- 第三十四章 同行 / 060
- 第三十五章 奇光 / 069
- 第三十六章 骷髅 / 079
- 第三十七章 纷乱 / 088
- 第三十八章 神龟 / 097
- 第三十九章 死战 / 106
- 第四十章 幽雪 / 117
- 第四十一章 神剑 / 125

- 第四十二章 阴伏 / 134
- 第四十三章 世事 / 141
- 第四十四章 信任 / 149
- 第四十五章 对错 / 158
- 第四十六章 古文 / 167
- 第四十七章 耳光 / 176
- 第四十八章 告状 / 183
- 第四十九章 蒙面 / 189
- 第五十章 探访 / 197
- 第五十一章 杀意 / 205
- 第五十二章 秘密 / 214
- 第五十三章 死人 / 221
- 第五十四章 奸细 / 230
- 第五十五章 察觉 / 238
- 第五十六章 故人 / 247

第二十七章 灵儿

时过一月，青云别院中的情形又慢慢地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从最初的肃穆宁静人人专心修行，到现在则是多了几分生气，白天晚上，都有不少人出来走动，毕竟修道之途，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当日刚刚拿到清风诀时，自然是要静心钻研，如今大多数人都已走上正轨，那修炼之事也不能过度，并非一日十二个时辰全在修炼便是好的，过犹不及，反对身子有损，此等告诫无论何门何派都是明言正告的。

随着相处的日子久了，许多参加青云试的弟子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慢慢熟悉了，谈笑聊天的多有所见，都算是这修炼之余的一种放松。而且在这青云别院之中，天下九州里的世家子弟为数众多，沾亲带故的常见，对头仇人的亦有，虽没人敢在这里胡闹厮斗，但种种情势还是要比青云试刚开始的时候热闹多了。

真要追根溯源的话，王宗景所在的龙湖王家，与他对门处苏文清所在的庐阳名剑楼苏家，却也是明争暗斗的一对敌手。多年以来，庐阳苏家在幽州地界一直都是压倒龙湖王家的势力，只是近年来龙湖王家得到青云门的暗中襄助，势力大

涨，虽然还比不上并驾齐驱，但已隐隐有追上抗衡之势，是以这两家是断然说不上友好的。

此番庐阳苏家明知道青云门有暗助龙湖王家的嫌疑，却仍然趁着今年青云试的机会，将门下两个出众的子弟苏文康和苏文清都送到青云山来，此间动静也是意味深长、耐人寻味。不过这些明争暗斗的事，似乎并未影响到王宗景和苏文清二人。在这座乙道廿三庭院中，一月过去后，两人的交情还算是平稳，比起当日初见面时，那算是熟悉多了，如今在院子里见了面，两人都会打招呼笑谈几句。王宗景心中没有什么芥蒂，苏文清看起来似乎也没想过家族纷争的那些事。

但是，他们两人大概也就是这种淡淡的交情罢了。

八月初五，晴。

这天早上起床，王宗景打开房门走到院子中，在那两棵青青的柳树下活动了一番身子。许是这些年来自在惯了，王宗景总有些不习惯待在房里太久，虽然在修行上他仍能静下心来修炼，但修行之余，他还是更喜欢出来走走，活动一番。与之相比，其余大多数人显然都比王宗景更耐得住待在房中。

远的不说，在这廿三庭院里，苏文清的性子看起来是安静恬淡的，很多时候都坐在房中，特别是喜欢倚窗看书；而住在金字房的仇雕泗则是比苏文清更静了十倍，这么长时间来就没见他出过几次门，门窗似乎永远都关着，与外界隔绝一般，也就只有天真可爱又没什么顾虑偏偏还爱串门的小鼎，时不时地跑过去骚扰他一番，才让那张木头脸上有时会多了一点生气，不过也是支支吾吾随便敷衍几句，看起来倒好像恨不得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修行上才好。

剩下的人中，便是一向热情人缘较好的胖子巴熊，看着居然也比王宗景有耐性得多。想来想去，王宗景心中苦笑，倒好像只有小鼎跟自己差不多，天天都喜欢跑出来的。

又摇头扩胸跳了几下，身子慢慢活动开了，王宗景感觉人也舒服了许多，同时目光扫过这片庭院，除了小鼎住的木字房依然如往常一样大大咧咧地打开窗子外，其他三间屋子都是门窗紧闭。当他的视线从水字房掠过时，心中不由得动了一下，脑海中却是联想起住在这座青云别院另一边的苏小怜。

自从三天前分开后，这几日苏小怜都没有过来找他，也不知道那块龙形玉玦

是不是真的能压制住她的怪病。想到当日苏小怜那张苍白疲倦的脸，王宗景心里有些担忧，又有些犹豫，想着要不要找个时间过去看看她。

正在他有些出神的时候，忽然身后传来一阵细细的脚步声，却是有人从外面走进了廿三院子，王宗景回头看去，心中有些奇怪：这时候尚早，会是谁来到这里？只是这一看之下，他顿时便是一怔，在那门口处站着两人，一大一小，一位是风姿绰约容貌极美的少妇，身穿着粉袖罗裙，腰上缠了琥珀朱绶，云堆秀髻，面若桃花，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，眼波如水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她右手边牵着一个小女孩，粉雕玉琢般的精致面孔，与她有几分相似。小小年纪却已是显而易见的美人坯子，此刻正好奇地看着这庭院之中，她东张西望，像是在找些什么东西。

王宗景看到那小女孩时，顿时便认了出来，这正是当日王细雨带他去通天峰上翡翠坪中，见过的那个和小鼎一起玩耍的女孩齐小萱。听姐姐当时介绍说，这小女孩身世不凡，父亲乃是当今青云门的第二号人物齐昊齐长老，母亲名唤田灵儿，也是青云门中有名的高手。

王宗景的目光向牵着齐小萱的那位美貌少妇看了一眼，见她的目光也落在自己身上，片刻后微微颌首，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是来找人的，请问这里是不是住了一个名叫张小鼎的小男孩啊？”

在她旁边的齐小萱则转过头来看了王宗景一眼，随即“咦”了一声，漂亮的小脸上秀气的小眉微微皱了起来，好像觉得这位大哥哥在哪里见过。王宗景迟疑了片刻，指了一下木字房，道：“他住那边。”

齐小萱一声欢呼，甩开美貌少妇的手顺着抄手游廊向木字房跑过去，那女子有些无奈地笑了笑，跟在后面微笑着道：“慢点跑啊！小萱，别急。”

齐小萱一溜烟似的跑到木字房边上，一推门，门关着从里面上了门闩，没推开，敲了两声里面也没动静。齐小萱有些急了，转头一看旁边的窗子倒是开着，便跑过去想要往屋里看。只是她毕竟年纪幼小，身材不高，还够不到窗台的高度，就算踮着脚尖也就堪堪到那一线，这可急坏了小姑娘，回身对那跟上来的美貌少妇招手道：

“娘，娘，快过来抱我！”

王宗景从庭院那边也走了过来，听那小女孩这一个大叫声，心里便明白这美貌少妇多半就是姐姐曾经对他说过田灵儿了。都说修道中人驻颜有术，道行高深的人往往可以数十上百地保持青春美貌，看这田灵儿的外貌如此娇美，于世俗目光所见最多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一般。果然是仙家道术，奥妙无穷。

那边田灵儿轻笑着走来，先是站在窗口向里面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然后俯身把小萱抱了起来。齐小萱的脑袋刚过窗台，看清了屋子里面的动静，顿时便笑嘻嘻地叫了出来：

“小鼎哥哥，小鼎哥哥……”

王宗景站在一边也向屋子里看去，只见有些凌乱的房中，桌椅都歪在一旁。小鼎带了大黄一起挤在松木床上，仍是呼呼大睡，不时还吧唧吧唧嘴巴动上几下，不知是不是梦见了什么好吃的玩意儿，除此之外，却是不见了那只灰毛猴子。

王宗景心中一阵奇怪，小灰那只猴子向来都是紧跟着小鼎或大黄，少有单独离开的时候，怎么此刻却不见了？他的目光扫过房子的其他地方，却只见一片空空荡荡，并无灰毛猴子的踪迹。

正当这时，那床上仍是大大咧咧睡得比谁都嚣张的小鼎身边，大黄那庞大的身躯下突然被褥微动，一个小脑袋从大黄的肚子下面钻了出来，正是小灰。窗口站着的三人都是哑然，只见不知是怎么被大黄压到身下的小灰身子左右挪动，好不容易才从大黄身下钻了出来，蹲坐在床上，先是向窗台这里看了一眼，似乎对今早突然有这么多人跑到窗户边围观有些困惑，然后抓了抓头，挪到了大黄的肚子上坐了下来，张大了嘴巴，慢慢地打了个哈欠。

齐小萱在窗台上迭声叫道：“小灰小灰，乖！帮我叫醒小鼎哥哥嘛。”

灰毛猴子向窗台这里看了一眼，扭过了头，没理会这小姑娘。

齐小萱大怒，小脸蛋儿气红了，握拳道：“死猴子，以后再也不给你东西吃了！”

窗台外面，田灵儿笑着摇了摇头，干脆双手一抬往里边一送，直接把齐小萱放到了屋子里面。齐小萱一声欢呼，站稳了脚跟后便跑向房门，先把门闩开了打开房门，然后又跑到床铺边上，瞪了一眼呆呆坐在那边的小灰，嗔道：

“走开啦！”

“吱吱吱吱……”小灰低声叫唤了几声，看来有点不服气。不过小姑娘厉害

得很，干净利落地将灰毛猴子推到一边去了，然后抓住仍在酣睡的小鼎的手臂，使劲地摇了几下，笑道：“小鼎哥哥，快起床啦！我来找你玩了。”

小鼎的脑袋歪了一下，还没太多反应时，旁边的大黄倒是一个机灵，把偌大的狗头抬了起来，回头一看，却是立刻高兴起来，“汪汪汪”叫了几声，跳下了床铺溜烟地跑到门边，对着刚走进门的田灵儿一个劲儿地把脑袋往她腿上蹭，亲热得不行。

田灵儿笑着低头拍了拍大黄的脑袋，芊芊素手在大黄狗头上柔软的毛皮间摸了几下，轻声笑道：“大黄，好久没见了呢。”

“呜呜……”大黄的嘴里发出一阵低鸣，尾巴摇个不停。

在齐小萱的叫唤下，床铺上的小鼎终于睁开了睡意蒙眬的眼睛，坐了起来，先是和猴子小灰一样张嘴打了个哈欠，然后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小萱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

齐小萱喜滋滋地道：“我来找你玩啊！小鼎哥哥，这些日子你跑到山下来了，都没人陪我玩，要不，你还是回山上住嘛，不然我都看不到你了。”

小鼎把手一挥，胖嘟嘟的脸上一副富贵不能淫的坚定表情，大声道：“不行，我可是答应了我娘，一定要在这里待上一年才行的。”

“嗤。”一声轻笑，却是从门边的田灵儿那里传来，小鼎向那边看了一眼，好像这才发现田灵儿也到了此处，看起来有些尴尬，摸摸自己的圆脑门儿，笑嘻嘻地道：“灵姨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田灵儿瞪了他一眼，但眼神中还是怜爱多些，走过来伸手在小鼎的耳朵上揪了一下，笑骂道：“还不是小萱天天吵着要来找你玩，你以为我爱来看你这个坏蛋啊？”

小鼎将脑袋一缩，赔笑道：“我知道，灵姨对我最好了……”

“呸！”田灵儿啐了他一口，转头看了看屋子，见房间里虽然不算到处是垃圾，但也着实凌乱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道，“也不知道你娘怎么想的，会让你一个小孩子跑到这山底下来。”

小鼎看起来却是很有义气的，站起来得意地道：“这可不怪我娘，是我跑去求了我爹，说了半天好话，我爹没办法才答应的，然后又去跟我娘说了。就这

样，我娘还跟我约定，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要在这里学满一年呢。”

田灵儿一撇嘴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你那个爹啊，最没用的就是他了。”

小鼎不干了，对着田灵儿翻白眼，道：“灵姨，你干吗说我爹啊？”

田灵儿伸手一拍小鼎的脑袋，笑骂道：“小鬼头，你那是什么怪样子。告诉你，你爹小时候还最听我的话，你知道不，我叫他干什么，他都抢着去干，从来没二话的。”

小鼎一脸狐疑地看了田灵儿一眼，道：“真的？”

田灵儿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臭小子，我的话你居然不信？”

小鼎在一边抬头看天，哼哼唧唧小声地嘟囔：“你要说我娘，我自然就信了，说我爹最听你的话，哼哼哼哼……”

“臭小子！”田灵儿一把拎过小鼎，倒转过来，放在自己的大腿上，然后往那胖乎乎的屁股上用力拍了两下，“想造反啊你！”

“哎呀！哎呀！”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

两声叫唤夹着旁边小萱幸灾乐祸的嬉笑声传了过来，小鼎愁眉苦脸挣脱跳了出去，捂着屁股道：“我错了！灵姨，我爹最听你的话了。”

田灵儿呆了一下，随后失笑，摇头道：“臭小子，你……你也太会见风转舵了吧！真是搞不懂，你爹从小那榆木脑袋般的性子，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小鬼灵精出来。”

小鼎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灵姨，你是夸我聪明吗？那是当然了，我爹娘都说我从小就聪明，我爹还说了，我这聪明劲头，一准都是随我娘的。”

“去去去，这话少说几句，”田灵儿没好气地嗔道，“搞得谁还不知道似的，你爹心中最心疼的就是你这个儿子，最爱的是你那位漂亮无比的娘亲。”

说着她站了起来，转头对齐小萱道：“小萱，你就在这里跟小鼎哥哥玩，迟了就去门口找柳芸姐姐，让她把你送回家去，知道没？”

齐小萱笑嘻嘻地点了点头，看上去可爱无比，漂亮得比画中的娃娃还要精致几分，道：“知道了，娘。”

田灵儿又对小鼎叮嘱道：“小鼎，看好妹妹，不许欺负她！”

小鼎“啊”了一声，抬头挺胸道：“灵姨放心，我从来都没欺负过小萱的。”

田灵儿满意地点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，一路只听到脚步声，离开了这处院子。

看到田灵儿走得远了，一直站在外面的王宗景这才走进屋来。这个庭院之中五个人，这些日子下来，王宗景倒真是和小鼎的交情最好，虽然年纪差了些，但小鼎精灵古怪、活泼好动，却正是对了王宗景的脾气，两人颇为投契，修炼之余，便时常陪着小鼎在一起玩耍一阵。

看到王宗景走了进来，小鼎也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王大哥，你来了啊！”

王宗景点了点头，转眼看了看周围，笑道：“小鼎，你什么时候也要收拾收拾屋子嘛，看你这里乱的。”

小鼎点点头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好啊，我待会儿就收拾。”说着走到床边，在枕头边上翻弄了几下，却是扯出一个玉瓶来，拔下瓶塞往小手里磕了两下，滚出一粒颜色明黄澄亮的丹药来，往嘴里一丢，嚼了两下就吞了下去，同时回身对王宗景道：“王大哥，你要吃一粒不？”

“啊，大黄丹。”

一声叫唤，却是旁边的齐小萱跑了过来，伸手笑道：“我要吃一颗。”

小鼎却是一缩手，把玉瓶藏了回去，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能给你吃！再说了，这丹药你娘亲那边比我还多，干吗不向你娘要啊？”

齐小萱嘴巴一撇，道：“我娘老是说什么我年纪还小，大黄丹药性太强什么的，不让我吃呢。”

小鼎翻了个白眼，道：“那可不，你娘都这么说了，我哪能再给你，不然被你娘知道了，我屁股又要挨上几下了。”

齐小萱不依，缠着他一直要，小鼎只是不给，到最后小萱有点生气了，嘟着嘴“哼”了一声，跑到旁边自个儿生闷气去了。小鼎也不管她，只笑嘻嘻转头又对王宗景道：“王大哥，你要不要吃一颗？”

王宗景料想这“大黄丹”多半便是这小女孩的父母炼制出来的灵丹了，当下摇了摇头，回头一想，又道：“对了，小鼎，说到这个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平日吃辟谷丹啊？当初不是每人都发了一葫芦吗？”

小鼎想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没要啊。”

王宗景奇怪道：“为什么，那丹药很好的，吃了非但一整日腹中不饥，而且对修行颇有助益的。”

小鼎老老实实地道：“我下山的时候，我娘对我说了，那辟谷丹都是曾师叔鼓捣出来的次品，功效一般，也就比平常的丹药好一些罢了，能不吃就不吃。”

王宗景正拿过一张椅子搬过来准备坐下，一听这话，好悬没把椅子丢到地上，半晌后一脸郁闷，看着笑呵呵的小鼎。小鼎则跑了过来，眨了两下眼睛，把玉瓶举了一下，笑道：“王大哥，不吃吗？”

王宗景白眼一翻，道：“来一颗！”

小鼎哈哈一笑，从玉瓶里倒出了一粒大黄丹，递给王宗景。王宗景伸手拿过，在眼前仔细看了看，只见这大黄丹通体橙黄，看上去与辟谷丹的个头差不多，老远便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，吸入鼻端后只觉得脑子微微一震，精神竟也似好了一些，果然是不同凡响的灵丹妙药。

王宗景刚想吞服，转眼又记起自己早上起来已经吃过一粒辟谷丹了，迟疑片刻后，还是先将这颗大黄丹收入怀中，心想：好不容易搞了这么一颗灵丹妙药，可不要浪费了才对。

收好转头，他刚想对小鼎道谢，只见小鼎已跑到屋子的另一头，站到生气的小萱那儿去了。齐小萱背身站着，面对一堵白墙，嘟嘴抓手，看起来果然是生气了。不过小鼎跑过去，在她耳朵旁边笑呵呵地说了几句，开始小萱还不大搭理他，但是说着说着小萱便跟着他转过头来，又说了几句，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两个小孩儿玩闹起来，却是一下就将刚才的不快丢到九霄云外，就在这屋子中间互相追逐跑闹起来。在他们旁边，还有大黄和小灰时不时也过来凑热闹，一时屋中热闹无比。

王宗景看了有些无奈，但对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也是非常喜爱，摇了摇头，正好看见旁边桌上堆了好些杂物，便顺手过去想整理一番。只是没等他收拾，齐小萱便追着小鼎从他旁边跑过，小鼎有些夸张地挥手蹦跳着，哇哇大叫，顺手又从桌子上扫了两件衣服掉到地上。

王宗景翻了个白眼，站起身子也懒得再去收拾了，旁边“嗖”的一声，却是猴子小灰忽然从另一处身子轻盈地跳了过来，落到圆桌之上，转过头来看了王宗

景一眼。

王宗景注目于它，只见这猴子的目光中有些戏谑，又有些深邃，也不知猴子心中在想些什么，反正就那么看了一眼，小灰又跳了开去。王宗景皱了皱眉，看着小鼎他们玩耍一阵，也没有停下休息的迹象，便想着还是先出去吧。当下站起身，刚想对小鼎打个招呼就离开时，忽然间眼角余光一顿，却是停在了桌子上面。

刚才那些衣服被掀落后，桌上露出了一本书卷的封皮一角，看上去有些褶皱了，呈现出淡淡的黄色。王宗景心头忽地一跳，那一刻他心中转过了什么样的念头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太明白，就这样下意识地又坐了回去，目光盯着那一角书卷，片刻之后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过去将那本书拿了起来。

《清风诀》。

黄色的书卷封面上，端端正正写的是这三个他非常熟悉的字眼。这些日子里他看过无数遍的字眼，然而这一刻，他的目光却似乎有些茫然，看着这有些褶皱的封面，不言不语，怔怔出神……

第二十八章 奇才

两个小孩开心打闹的声音仍然不时地从远处传来，带着几许天真快乐，让人听在耳中似乎也觉得心情好了许多。回到自己屋中的王宗景坐回到桌前，沉吟了一会儿，目光落到桌旁摆放的那本书上，这是属于他的那本《清风诀》。

翻开书页，一页一页沉默地看着，就好像不久之前，他在小鼎的屋中情不自禁地也翻开了他那本书卷，默默地看着那些涂抹旁注的文字，与此刻自己眼前的这本书，在脑海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翻过最后一页，合上书卷，王宗景的眉头紧皱着，脸上也有几分犹疑之色。过了好久，他终于还是长出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将脑子里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强行丢开，然后走回自己屋里的松木床边，依着清风诀原文记载的修行功法。开

始修炼起来。

清风诀乃是循规蹈矩重在打下厚实基础的修行法诀，无论言辞还是修炼法门，都是简单易懂浅显明白。特别是第一层介绍各种正确的修炼基础，吐纳、呼吸、姿势、行气、周天等等，便是普通人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基本掌握学懂。王宗景不是笨蛋白痴，相反脑子算是灵光的，这一月过去，他早已将第一层功法修好，开始了清风诀第二层的修炼。

事实上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清风诀的第二层才是真正踏出了修道的第一步。从这时起，修行者便要开始吸纳天地灵气，纳入体内，运行过周身所有经络气脉，锤炼自身增进修行。长此以往，道行渐深者再修行更高、更深之功法道术，便可渐渐窥探道法天机，寻那长生之道。

不过眼下王宗景自然还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新人。他盘坐于松木床上，几个深呼吸后，沉心静气、凝神隔识，很快便进入了类似入定般专心致志的状态，同时以清风诀上所载之方法，以头顶百会一窍，缓缓开始吸纳那一丝天地灵气。

新人修道，最初的难处多半便在感触这平时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天地灵气。所谓“澄澈无形、无所不在，目不可视、唯心能触”之说，指的便是这等被修道中人极其重视的天地灵气了。王宗景刚开始修炼时日不长，凝神静气感触了好一会儿才渐渐抓到了那一丝灵气，随即缓缓运行功法，将灵气渡入己身，从百会窍穴入体，化作一股细若游丝般的微凉气息，开始缓缓沿着经络气脉游动。

这股灵气实在是微弱，哪怕进入体内经络中依然如此。要知凡人便皆有诸般感觉，以佛门道理看来，那便是身外魔障遮蔽六识，道家的看法会温和一些，但于修炼处亦讲究专心致志，方能更好地感触天地、吸纳灵气。而人之身体，疼痛麻痒酸闷苦累诸般感觉，同样会影响感触那丝微弱的灵气，稍有分心，便容易失去对体内那丝灵气的控制，之前的努力便会化为乌有。

是以修道中人往往喜静恶闹，道理便在这里。

王宗景此刻便是凝神静气，专一心思集中于体内的那丝灵气上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，以清风诀上记载的功法，缓缓走过体内气脉经络，走遍周身一遍，便是道家所言之圆满一周天。

如此这般修行一个时辰左右，王宗景才身子一松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缓缓地睁开了

眼睛。那丝微弱的灵气在他的控制之下，游走身内一周天，完成了这一轮的修炼。此刻他只觉得身子几乎与原先没有什么两样，但精神上却颇感疲累，这也难怪，一直凝神静气小心翼翼地绷紧了脑子，专心控制体内的灵气，哪有不累的道理。

不过那清风诀上也有明言，初修炼者往往都是如此，所谓万事开头难，于修道上资质高低与否，有一半便是在这时候看出来。若是天生感触不到灵气者，自然休提，就算是能感触到几分天地灵气，但受不了这种长久枯坐、精神疲累煎熬而意志不坚者，也往往于修道一途上难有寸进。

王宗景站起身子，伸了个懒腰活动一下，感觉便好了许多。只是开始修炼到如今一月有余，清风诀对身体的影响仍未见有什么大的好处，倒也令他有些失落。修道一途何其漫长，千里之行，如今不过才踏出了第一步而已，这个道理王宗景心里也是明白的，只是他向往大道已久，又见过几次惊天动地的法术，实在是心向往之。

不经意间，他脑海中又浮现出小鼎那本经过修改的《清风诀》，那些旁注字迹就像是顽固至极地吸附在他心中，总也挥之不去。王宗景微微皱着眉头，默默思索着，其实这些日子来他也曾多次考虑过那个问题，按理说，那本修改过的功法乃是小鼎的父亲交予小鼎的，断然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岂有虎毒食子的道理？而那一套修改过的清风诀，与眼下他所修行的功法最大的不同之处，便是在吸纳天地灵气的方式之上。

正统的清风诀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，只以百会窍穴一处吸纳灵气，初始修道之人吸入身内的灵气极少，所得功效自然也是一般，当然这也要看人，若是普通人，修炼清风诀一月后，往往也能感觉身轻体健颇有助益。而王宗景身躯强健本就远胜常人，又经过金花古蟒的蛇血浸泡，体内经络气脉也有所强化，反而没感觉出对自己有多少助益效果来。

这中间的道理，王宗景眼下自己是不晓得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心中未尝没有一些着急。要知青云试不过只有一年的时间，而参加的人数如此众多，其中不乏奇才俊杰，据说还有一大堆有强大助力的世家子弟，对他来说想要在一年后脱颖而出顺利拜入青云门，确实是颇为艰难。

此刻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另一个未知的选择，小鼎那位有些神秘的父亲修改

过的清风诀，字里行间可谓彪悍，直接将最基础的吐纳呼吸方式给改了。将那种缓缓吸气循序渐进的法子，直接改作修行之初便大开周身诸穴窍，一旦感触到天地灵气便尽数吸入体内，纳入经络气脉中，由此循环周天。

这中间的区别极大，别的不说，光是吸入体内的灵气只怕是十倍于清风诀正统法门，这样激进的修行道法会不会有问题呢？王宗景心中的顾虑便在此处了。

只是……王宗景脸上抽了抽，隔着墙壁房门下意识地朝某个方向看了一眼。他在这里犹豫不决，那厢的小鼎却绝对是没他这么多虑，一准按照他老爹给的法门修炼下去了，直到今日，似乎也没见有什么异样来着，依然活蹦乱跳，整日嘻嘻哈哈过得快乐无比。

入体灵气越多，如能成功行走周天，则必然功效越强、越大，这个道理并不难想通。王宗景此刻心中委实挣扎，总觉得似乎有个声音在耳边一直诱惑着他，而一想到明年青云试结束时那苛刻的入选人数，于九百余人中不过只挑四十人，这种压力也确实不小。

要不要尝试一下这种新法子呢？

万一成功了呢？

一旦成功，则自己道行精进处必然要胜过别人许多，一年后留下拜入青云门的把握自然也就更大。当日离开幽州龙湖城时，自己等同是反出龙湖王家，除了拜入青云门外，实在也看不到更好的修道路径了。

或者，赌一次？

可是，赌错了怎么办，会不会有什么未知的事情发生？

他虽然经历了许多事，甚至小小年纪就已经见过无数次生死关头，性子早就比同龄人要坚韧许多，但终究还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，此刻心中犹疑不定，直想得脑门儿疼。

※ ※ ※

如此也不知过去多少时候，王宗景只觉得待在屋中甚是气闷，便走到窗前用力